

帮灶

■李会贤

但凡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单位食堂吃过大灶的人,几乎都有过帮灶的经历。单位为了改善大家的伙食,时常变些花样,一旦遇到烹制比较繁琐的饭食时就需要从其他部门抽人去帮灶。帮灶是一件十分抢手而又极其实惠的活儿,我就属于那种最爱帮灶的人之一。

1981年刚参加工作那会儿,物资供应匮乏,口粮供给有严格限制,每人每月定量只有三十斤,其中还有百分之三十的杂粮。我正处在长身体的时候,老是觉得吃不饱,但帮灶的话只需交上四两粮票、两毛钱菜金,就可以放开肚皮吃了。

帮灶其实并不需要什么技术,眼里有活儿、手脚勤快就行,主要任务是帮助厨师们择菜剥蒜、添炭烧火、扫地洗碗,打下手。但是,其中也有许多的玄机和潜规则,看似笑谈,也不无道理。帮灶最需要人力的时候便是吃饺子和包子的时候。以吃饺子为例,按200人的食量匡算,每人一餐30个饺子,最少也得包6000个往上才能够用。如果不采取帮灶的办法,仅凭几个厨师在三四个小时之内包上那么多的饺子,那是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。这个时候,厨师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调馅

儿和擀皮儿。其他的活儿则由帮手们来干。调馅儿是个技术活儿,哪一味调料、哪一个程序掌控不到位都不行,所以由师傅们去干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擀饺子皮儿这活儿人人都会,有时候我们主动请缨,想帮着擀擀皮儿,师傅们那是绝对不会让贤的,虽然饺子皮的需求量很大,他们也很累,就这也不允许我们上手,因为我们想用在擀饺子皮儿上的那点小心眼儿早就被师傅看透了,其中的奥秘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,没有这番经历的人是想象不来的。

说起其中的奥秘来,使我联想到上政法大学那会儿,老师在课堂上讲《关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关系问题》,整整一个课时下来,光是那些枯燥、拗口的法学专业词汇就搞得人头昏脑涨,最终也没太搞明白什么是实体法、什么是程序法,更谈不上二者之间的关系了。倒是快下课时,老师的一个比喻令我们茅塞顿开。说是甲乙两人要切分一个苹果,问如何才能把这个苹果公平、公正、心平气和地切分了?大家一时纳闷了,这么简单的事情还需要问吗?一刀切下去,一人一块不就行了么。老师说,如果这样做的话,就很难实现公平,执刀切苹果的人若想多得一

些,切的时候就有可能切得大小不一,然后他去选个大的;若两个人共同执刀去切吧,不但造成人力浪费,也未必就能切得大小一致,挑选时就有可能发生争执。要解决这个矛盾,就得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去考虑,实体就是把苹果切分了,程序就是保证整个切分过程实现公平、公正、心平气和的制度设计,所以,执刀切苹果的人不能先选先拿,先选先拿的人不能执刀去切。这样一来,甲乙二人无论谁执刀去切这个苹果,都会自觉自愿地保证做到公平、公正,如果切得大小不一,那么吃亏的就是他自己,因为那个大的一定会被先选先拿的人得到。

由此看来,事情在公正透明的程序下,相互制衡才有可能达到公平。我们当年去帮灶时,科室的其他人总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叮嘱,记得把饺子包得大一些啊!但厨师们心里亮堂着呢,总数有定量,不能一顿饺子吃出亏欠来,所以擀饺子皮的活儿不能放手。而我们这些帮灶的人纵使想把饺子包得大一些,那也就只能在饺子皮儿许可的范围内去发挥。

经年往事,区区笑谈。悠悠追忆,趣味浓浓。事情虽小,但那毕竟是一个时代的经历。

同桌的她们

■冯华

因老家有事,趁着放暑假,我从太白县回到了故乡。

在盛夏,在中伏天,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。中暑有人丹,蚊虫叮咬有风油精。只是我的血“太甜”,蚊子隔着长筒袜也要狠狠地吸上几口。光着的胳膊自然不用说,这里一个红片片,那里一个红疙瘩。十毫升的风油精拿在手上,一刻也不能放下。如果走在树下,刚好被蜘蛛网粘在脸上,那就得抓耳挠腮,赶紧把蜘蛛网清洗干净,要不然全身会发痒,连头皮也痒得难受。更有甚者,坐在凳子上,叫不上名字的虫子会悄悄爬上衣服。也许是自己在太白县呆了三十几年,早习惯了凉爽舒服,对老家的夏天疏远了。

老家的夏天,适合宅家。我来了一周,直到要回太白县了,我们三姐妹才约好晚上出来逛步行街。走到车站广场,突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小名,我回头一看,一眼认出了红。“我叫什么?”她和红并排站着,笑眯眯地看着我问。我愣了半天,才认出她是娟。她的笑,一直没有变。

红是我的小学同桌,也和我同村。薄薄的眼皮,翘翘的眼睫毛,水汪汪的大眼睛。嘴巴一说话,眼睛就一眨一眨跟着说话。正是她的眼睛,使我在三十五年后能一眼认出她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,我们虽然几十年没见面,但如今是信息时代,我们是微信友,我经常在朋友圈看她的美照,感觉小时候的她并没有走远。

记忆犹新的是还有她的“羊”。小学

时,我们下课后玩“抓羊”的游戏。她的“羊”像她的人一样叫人难忘。一般的“羊”是用木板锯成的长方体,长不超过三厘米,宽和高各一厘米,分别涂成不同的颜色,我们要把对应的两面翻一次,同时还要保证把扔向空中的沙包又接回手中,还有的“羊”是用猪骨头做的。我那时最喜欢抓红的“羊”,她的“羊”是真正的“羊”,是用小羊的拐骨做的,也就是小羊的后腿膝盖骨。一副“羊”由四个羊骨组成,也就是说需要同样大的两只羊的后腿拐骨,所以在当时是很难找到的。红的“羊”涂成了玫红色,颜色亮丽,无论怎么“抓”,都像一朵朵盛开在桌面上的鲜花,使人爱不释手。红的“羊”小巧玲珑,形如弹丸,最适合手小的我。羊骨头清脆地撞击着木板桌面,“咣当、咣当”,那是童年奏响的最动听的乐曲。“羊”的正面像鼓鼓的肚皮,背面像小小的嘴巴,侧面像卷卷的耳朵。抛起圆圆的小沙包,头随着沙包有节奏地抬起又落下,看红艳艳的“羊”在指尖翻转,“肚皮、嘴巴、耳朵”“耳朵、嘴巴、肚皮”,那是童年最奇妙的画面。

娟是我的初中同桌。我们俩的村子仅有一条马路之隔,上下学都在一起。娟比我小一岁,温柔可爱。她特别爱笑,笑起来特别好看,她的笑特别感染人。她一笑,唇线分明的嘴角跟着上扬,与笑弯的眼睛成平行线,你看了也会被她的开心融化。三十五年了,正是她的笑,让我终归没忘记她。

她不仅是我的益友,也是我的眼睛。初二时,我成了近视眼,使劲眯起双眼也很难看清黑板上的例题。娟就主动拿起我的课堂练习本,跟着老师的速度将例题原原本本地抄下来。那时我经常眼巴巴地看着她飞快的笔尖,感觉她的速记是一流的。同学都说我写字快,也许是受她的影响吧。但我字狂草,一般人认识,有时只有我一人认识。

“舌头和牙齿再好也有咬伤的一天”,我和娟也不例外。我和她闹翻了,谁也不理谁。上课了,老师写了一黑板的例题,娟照旧默不作声地拿过我的本子抄起例题。我又一次看着她飞快的笔尖,心里默默地认定了她就是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。即使我考上了凤翔师范学校,我们也一直互寄明信片。我在太白县,她在八鱼镇。她离开了八鱼镇,我们失去了联系。每次坐车路过八鱼镇,我便想起她。若没有她,我也许考不上学,跳不出农门。现在得知她很幸福,父母健在,儿女双全,我真心为她高兴。

我们在广场的树下坐了两个多小时,不停地说着心里话,没感觉到蚊虫叮咬,也没感觉到汗流浹背,包里的风油精再没用过一次。同桌的她们,像人丹能消暑,像风油精能驱赶蚊虫,像习习凉风能吹走酷暑难耐。真正的友谊并不会因不见面而变得寡淡,反而会像陈年佳酿,醇厚弥香。

这个夏天,我回过故乡。

夏天的风

■诗村

夏天的风
吹走了
那只洁白的蝴蝶
从此,这个地方
就没了美丽

失去了蝴蝶
心中的花园
就失去了梦想
风吹着太阳的火焰
美丽和梦想都没了踪影

褒城的黄金

■寇辉

上个世纪的1983年,我从学校毕业,分配到了陕南的褒河边一家医院。我坐了整整十二个小时的火车,翻越茫茫秦岭,才到达汉中盆地。

上班之后,我就对周围环境探索起来。这才知道,褒河镇位于褒河出口口的东岸上,过了河,西岸上就是古褒城遗址。那时是枯水季节,褒河的水大幅度地下落,我没有走褒谷口大桥,而是从桥下的石头上走过河去的。我看见石头缝里和石头之间,堆积了大量死去的鲑鱼。

我爬上一道坡后,看见了青石板铺成的老街道。那青石板颜色深沉,十分古老,街道两边的房屋更是古色古香,蕴含着历史的记忆。

街道两边房屋,门口坐着的老人,更使我感觉到古朴的气息。我走在青石板上,就像是走进了历史深处幽暗里。如此一座县城已经衰败成了这样,连一座村庄的规模都没有了,它如今只是勉县老道寺乡红庙村的一部分了。关于褒城县名有两个来源:一个说法是终南山有个峪叫斜口,它从关中眉县穿过秦岭到了汉中盆地的褒口,这座老县城正好处在褒水的出口上,就有了褒城县名称;第二说法是夏禹为姒姓,其孙子后代分封,以国为氏,就有了褒氏这一称谓。他们在褒谷口建国,就称为褒国。夏商周历代都称为褒国。后来当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,挖出了古褒国的城墙。据考证,这段古城墙埋于黄土之中已经沉寂了四千多年了。

我对于我工作的这个小镇越来越有情感了,我常常走进它的街巷深处,感受着来自远古的声音和气息。当时我的身体非常不好,我的初恋人得知我的病情,居然那么勇敢地独自乘坐火车从关中原翻越苍莽秦岭到了汉中盆地,到了褒河边来看我,她那时候只有十八岁,给我背了一大网兜干核桃。

那时我的头经常痛,她说核桃能够治头痛。这叫我好感动!我的病处于一个相对稳定期,我就像正常人一样带她去看了那褒城老县城。她看着那古老的街道,眼睛居然湿润了,哭了。

她是一个容易伤感的姑娘,有着一颗金子样纯洁善良的心。我们下到了褒河边。不远处,有当地人在淘金。那木头架子上的箩筛,那挖掘出来的沙坑,那淘金人的每一个细密的动作,我和她看得痴迷了。最后,那斗筛里露出了黄黄的金块,金块闪着金光。

三十多年后,她对我说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河边沙里淘金的人和动作,那从泥沙里出现的金块。她说,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泥沙里都会深藏着一块金子。她还告诉我,一天晚上,在我们实习的那座县城,她的妈妈就跟在我们的身后,目的是考察一下我。那时我只有二十岁,我的生活泥沙里还没有生长出金子来……